

# 中共在東南亞外交伸展的假象

羅石圃

中共政權，從七十年代藉與美國化敵為友開始，即以笑臉攻勢爭取與自由國家建交，在造成舉世大多數國家都與它建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遂不斷誇耀其對外關係形勢一片大好，但從實質而言：則不難發現其外交的擴張，非但無助於它世界「革命」的野心實現，且反而有礙於其造反夥伴的奪權。此種向外擴張的假象，從東南亞一隅，即可窺見大端。

## (一) 中共對東南亞擴張的目標

北平政權的對外政策，是以聯合社會主義國家赤化世界、埋葬資本主義為前提。其構想中的霸權範疇，在歐美諸洲雖於初期不敢與蘇俄並驅爭先，但對亞非新興國家，則始終視為它的禁嚮，不許蘇俄染指。尤其對與中國大陸壤地相接或隔海相望的東南亞諸國，中共在組黨之初，即建立「南洋共產黨」組織於新加坡，並經由此一區域各國僑社吸收黨員，再向各國土著播種，故東南亞各國共黨與它的淵源，遠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先<sup>①</sup>。

至大陸變色，中共在爭取東南亞國家與它建交的同時，並在滇桂設立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基地，如越共在發動抗法戰爭過程中，無論軍政幹部的訓練及裝備軍需，都是經由雲南文山及廣西南寧兩大基地而來。此外尚有保山、車里作為緬、寮、泰、馬共

註① 「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第四卷、第六期、黎世芬著。

所專設的訓練補給基地<sup>②</sup>。故從五十年代開始，東南亞國家共黨無不是叛亂蜂起，且都遵從毛澤東路線，堅持「鎗口裏出政權」，中共除暗中支援它們的叛亂而外，且在宣傳上公然號召華僑參加當地共黨武鬥奪權。

在北平政權成立的初期，東南亞國家與它建交的，雖僅有緬甸與印尼兩國，但由於它所培育的各國共黨叛亂日益擴大升高，使它在此一區域的地下勢力亦相隨擴張。一九五四年，印支三邦獲得獨立，越共在河內所建立的政權，即被它視為在東南亞扶植的第一附庸，並使它在此一區域增加了一個建有外交關係的北越。且以高棉當政的施亞努，爲了換取中共約制河內不得支援棉共奪權，亦不惜與它建交。

當一九六二年永珍出現三派聯合政府時，代表中立派的溥瑪總理，除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而外，且接受其援助興建「滇寮公路」；而中共更以護路爲名，取得了沿線駐軍的特權。從此，中共循此一公路計劃線，把由雲南貫通寮北直達與泰國一水之隔的北濱，都成了它的勢力範圍<sup>③</sup>；且其支援各國共黨叛亂的基地，也相隨南移，更有利於其向東南亞輸出戰爭。而與此同時，鄰接寮國的泰、馬、緬、棉共的顛覆叛亂活動，亦迅即擴大。

北平對東南亞的基本政策原以支援各國共黨武鬥奪權爲長程目標，其爭取與各國建交，祇是阻止各國投向敵方，並藉外交特權便於指導支援當地共黨的暫時手段。以此而論，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期間，正是它在東南亞形勢一片大好的階段，過此之後，即已步入了低潮。因爲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在表面上與它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雖然增多，但從實質上言：則祇是一種對外關係擴張的假象。

## (二) 擴張的高潮時期

回顧一九六五年以前，中共在東南亞各國之中建有邦交的，雖祇有北越、寮、棉及緬甸、印尼，但在周恩來所標榜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迷惑下，經由印尼總統蘇加諾及緬總理宇汝等的推銷，使北平策劃的「亞非會議」，竟能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萬隆召開。參加會議的廿九國，在東南亞區域的，除已與北平建交的五國而外，更有堅決反共的泰國與菲律賓，而蘇俄却被攆於會議之外<sup>④</sup>，這便顯示當時的亞非集團不僅爲中共驅逐英美，且亦排除了蘇俄，儼然以北平爲盟主，這是它此一階段在東南亞的外交

註② 「滇緬邊區反共軍總部檔案」。

註③ 「中共在寮國及克什米爾秘密築路」，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九日〔華府星報〕、六月廿七日紐約「專欄報」、六月廿日英倫〔泰晤士報〕、六月卅日〔紐約時報〕，分別由阿巴庫(Tammy Arbuckle)、史各特(Paul Scott)、哈左赫斯特(Peter Haezehrst)、及商栢格(Sydney H. Schanberg)撰。

註④ 同註③。

成就之一。

在印尼，中共藉與蘇加諾政府的熱絡關係，既已成功地爭取到了印共的歸向，又指使印共假意支持蘇加諾的狂妄野心。蓋當時蘇加諾企圖兼併沙撈越及沙巴，爲了阻止該兩地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不惜暗中同意由中共爲印共編練裝備空降部隊，俾便投入東馬山區，以與中共所支援的馬共武裝，聯合升高叛亂。尤其重要的是，由北平策劃的印共「九卅」政變，如果得逞，則蘇加諾與印尼的陸軍反共將領都將被殺，整個印尼亦早已赤化。對北平而言：以上兩項陰謀，都是中共想兵不血刃而使印馬兩國成爲它的勢力範圍<sup>⑤</sup>。

在緬甸，北平藉與仰光的外交關係，指使其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迫使在滇緬邊區向鐵幕內輸入抗暴戰爭的反共軍撤退，從而打開了它支援緬共叛亂的通路；繼後它又以促使緬共放棄武裝叛亂的手法，導致尼溫政府以實行社會主義而與緬共言和。但當中共將其多年培養的緬共幹部，由北平以專機送至仰光後，其結果是和談破裂，造成由北平回緬的共幹得到了返回緬共叛亂基地的良機。從此緬共主席德欽丹吞在「北京派」的包圍下，即完全聽命北平，叛亂亦迅即升高擴大，這也是中共運用外交關係在東南亞擴張勢力事例之一<sup>⑥</sup>。

此一時期，由於中共在寮國獲得了輸出戰爭的口岸，泰共近水樓臺，在東北和泰北都建立了叛亂基地，到處點燃了赤色烽烟。而退入泰馬邊區的馬共，亦遵從北平指示，就近卵翼泰南的泰共，相互呼應，彼此支援，更造成馬共的死灰復燃。此外，泰共在南部亦建有另一窠巢，可以與其在東北及泰北的同黨分進合擊。非共武裝更於此時成立了完全聽命於北平的「新人民軍」，使莫斯科共產國際所培育的非共，黯然失色，而非共外圍的學生社團，也紛紛倒向北平。所有反美、排華、仇馬風潮，無不是在它指揮下興起<sup>⑦</sup>。

最值得重視的，爲蘇俄從日內瓦越戰停火協定開始，即竭盡心力爭取越共的歸向。但當一九六一年寮共再度興起烽烟時，胡志明竟斷然捨棄莫斯科的和平路線而追隨北平發動寮戰。繼寮戰停火之後，胡志明又邀劉少奇訪越，並與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修正主義」，及標明中共積極支持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此一區域的「民族解放」目標<sup>⑧</sup>。越南的戰火，也從此在北平的公然支援下日益擴大升高。此不僅表示了越共已重新投向中共的懷抱，抑且證明了蘇俄所分得的越共領導權亦已蕩然無存。

註⑤ 「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年元月廿六—廿七日，卡諾(Stanley Karnow)撰。

註⑥ 「德欽丹吞吞日」(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白一鶴譯，本中心出版。

註⑦ 「菲毛關係的透視與展望」，本刊，第十四卷，第二期，拙著。

註⑧ 「俄毛在印支爭奪的經緯與態勢」，本刊，第十五卷，第一期，拙著。

### (三) 驅美排俄無異為淵驅魚

然而好景不常，中共從其建黨開始，即在東南亞各地苦心播種哺育而成的代理人勢力，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即已迅速衰退。由北平所發出的武門奪權號召，既已日見軟弱無力，而其各國造反夥伴的戰力與戰志也被削弱得大不如前，甚至紛紛自動向其本國政府投誠。何以致此？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共爲了拉攏此一區域自由國家建交，以致不得不降低它對各國共黨叛亂的聲援與軍事支補，另一方面則是因爲與它建有邦交的國家，無不是對它貌合神離，幾乎沒有任何一國是它的忠實可靠友邦。

更發人深省的，是迫使中共降低對其造反夥伴的支援，俾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建交並聯手反霸的當地霸主，正是由它當年一手哺育而成的越共政權。據鄧小平自供：中共對越共的軍經援助總額，自抗法戰爭以來，迄雙方交惡停止援助爲止，先後支付了千億以上美元。很顯然的，在中共先前亦化東南亞的策劃中，原認爲大力支持越共奪得政權後，即可使其勢力由伸入越南而囊括印支三邦，再以此爲前進基地，向東南亞各國輸出戰爭，並夥同越共與其分佈在各國的共黨，裏應外合，藉使此一區域都很輕易地納入其勢力範圍。誰知它對越共的培植，反而形成了養虎貽患。

一般多認爲自七十年代開端，中共對東南亞即以微笑姿態爭取與各國通商建交，故自其與馬來西亞建立外交關係後，菲、泰亦相繼與它建交，緬甸也與它重拾舊歡，此顯示它對此一區域的關係已有積極的開展。殊不知在實際上它祇是爲了消極的設防，也就是爲了預防越共倒向蘇俄對它反噬，遂不得不拉攏被它咒罵的「反動」政權，並與之建交，以幫助它從事兄弟鬩牆之爭。這對中共來說，亦可謂言之痛心。

一九六三年，中共一力指使支援河內發動越戰，原是具有驅美排俄的雙重目標。自越戰擴大後，莫斯科對越共要求軍援，置之不理，北平便認爲已達成了它排俄的目的。不料克宮易主，柯錫金於一九六五年訪問河內後，蘇俄即對越戰開始軍援，而且與日俱增。越共陣營中的親俄勢力，亦相隨抬頭。此一期間，蘇俄鑒於華府已開始與河內在巴黎和談，「東協」國家深恐美軍撤退後面對來自北平的威脅，無力防禦，乃以「亞安體系」向各國推銷，並爭取到了大馬及新加坡與之建交。很顯然，克宮的意圖，是想在越戰結束後，由它填補美國在東南亞所留下來的防務真空，並以防堵中共勢力南伸者自居<sup>⑧</sup>。

再回顧此時中共在東南亞的處境：它所策劃的印尼共黨「九卅」政變流產，耶加達新政府迅即與它斷交；蘇俄由於對此一政變並未介入，且因印尼的三軍裝備武器大都來自莫斯科，須仰賴其零件補充，所以仍能維持外交關係。在新、馬都與蘇俄建交後

註⑧ 同註⑥。

，印俄關係也相隨推進<sup>①</sup>。在緬甸，自一九六七年仰光發生羣衆圍攻中共使館並殺死其援緬專家後，雙方外交關係亦相隨凍結，而一黨專政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又係軍方與緬共親俄派共同組成，便更形成了蘇俄在緬勢力的擴張。

#### (四) 聯美所造成的後果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共對越共的領導權已經動搖，大有被蘇俄取代之勢；其先前在東南亞建有邦交的印尼與緬甸，又都與它化友爲敵，而蘇俄在其南面所建立的鐵幕內外兩道圍堵牆更已呼之欲出。當印（度）俄訂立交友好條約時，「真理報」指出這是「亞安體系」大廈的奠基。由此不難想見緬甸倒向蘇俄，新、馬與俄建交，俄印（尼）關係進展，再加上非俄談判貸款，以及泰國熱中於開拓蘇俄及東歐貿易，在在都可顯示美軍撤退後，這些國家將次第與俄修好，而墜入其「亞安體系」彀中。這是蘇俄爲了圍堵中共，在東南亞自由地區所豎立的第一道牆。

越共是印支三邦共黨的馬首，蘇俄能够爭取到越共的歸向，即可在東南亞鐵幕內豎立起圍堵中共的另一道牆，何況此一區域各國共黨幹部的培養，大都是中越共合夥在北越和平鮑亞花村「反美學校」訓練而來<sup>②</sup>。迨中共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口岸與通路都被切斷後，他們便祇好向越俄求援，致使中共在此區域的地下勢力也無法保存。北平面對此種情勢的徵兆，盱衡利害，自會恍然於蘇俄對它的兩線包圍，較之以前美國對它的圍堵，尤有過之。

因此，北平從七十年代開始，即致力改善其與華府關係，並從而籠絡美國在東南亞的盟邦，且不惜在「上海公報」中表明：雙方都無意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也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此一區域稱霸。此乃一方面爲留住美國在此區域的勢力，以免蘇俄乘隙蹈瑕；而另一方面也在向「東協」及緬甸，表示它先前所標榜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不再口是心非，俾便拉攏各國與它重修舊好或建立邦交，站在北平的立場，確屬情非得已，尤其因此不得不降低對其各國造反夥伴的支援，更等於是以其支援各國共黨奪權的長程目標，作爲換取各國「反動」政府與它建交的暫時手段。

其實中共所採取的討好美國方策，仍屬得不償失，而其中損失最大的，是因此葬送了河內對北平的全部友誼。尼克森訪平時曾與周恩來就巴黎和議告成後的越南局面，達成暗盤交易，這從和約簽訂前夕，周恩來向日本訪問團指出：今後的越南將鼎足三分，華府都會一體承認即可窺知。原來尼周曾經暗中同意讓「南解」臨時政府的轄土，從中部高原腰斬，藉與西貢、河內分庭抗

註① 「九卅」政變後蘇俄與印尼關係」，本刊，第十五卷，第二期，張均然著。

註② 「泰國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美國「當代歷史」月刊，一九六九、二月號，楊格（Kenneth Young）著。

禮<sup>⑩</sup>。「南解」早已企圖藉中共撐腰而擺脫河內的控制，北平更早擬拉攏「南解」及寮國「愛陣」和由它扶植的「赤吉蔑」，合爲一體，以形成對河內的包圍。河內巨頭們對尼周此一暗盤之惱怒，自在意料之中。

蘇俄得到了此一可乘之機，便即獨力支援河內無視於「巴黎協定」，一鼓席捲南越；再由寮共出面推開「愛陣」而獨佔永珍政權。其後越共更將「南解」政權合併，並進而驅逐南北越華僑華人，且不惜與中共刀兵相對。這都是由北平企圖引美制越排俄的詭計所產生的惡果。迄至中共與美國宣佈建交，河內迅即與莫斯科簽定友好合作協定，繼而出兵侵棉，迫使中共在印支三邦唯一的殘餘勢力——棉共政權，亦祇有流亡到邊境山區。由此可見北平在印支的角逐，已告滿盤皆輸<sup>⑪</sup>。

## (五) 「亞西安」與緬甸對中共的貌合神離

再看中共和「亞西安」五國及緬甸的關係究竟如何？大馬與菲、泰雖都與它建有外交關係，但在實際上無不是貌合神離，這對北平在東南亞擴張的長遠目標而言，可謂得不償失。當大馬與它建交之初，所獲得的承諾：諸如放棄對華僑的雙重國籍，及願意促使華人對吉隆坡效忠，並致力影響馬共與政府和談等，一般多認爲都是口角春風，不足徵信。繼後馬共公然在吉隆坡狙殺負責剿共的大馬警總監，及炸毀麥卡迪廣場的無名剿共英雄塑像，北平電臺竟轉播馬共電臺的此項消息，中共且解釋爲「政府與政府友好，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便更顯示它對大馬的保證乃屬空言。

其實吉隆坡並非不了解北平的保證不可信，而其所需求的，亦祇盼望有此空言。因爲一九六九年大馬大選所造成的種族流血衝突，主要是由於華人在野黨利用華人對參加執政的「馬華公會」不能爲華人爭取權益的怨憤心理，在北平扶助的馬共煽動下，都以反政府的宣傳，爭取到了華人選民的擁戴，以致演成與馬人的對抗<sup>⑫</sup>。大選後，一向堅持不與中共貿易建交的前總理拉曼自動下台，繼任總理拉薩克，對內擴大執政黨的「華巫印聯盟」陣營，羅致各野黨——尤其華人野黨參加執政，將原先的三黨聯盟擴充爲九黨聯合的「國民陣線」，以免下屆大選再觸發種族爭端；對外則與北平建交，換取中共申明放棄對華人的雙重國籍。華人在野黨因感來屆大選已無北平支持的依憑，即斷然加入「國陣」參加執政。是以一九七四年及其以後的大選，都能平靜無波，執政黨無不大獲全勝。由此可見北平與吉隆坡建交時所提保證雖屬空言，然對大馬而言，並未完全落空。

誠然，吉隆坡與北平的直接貿易，使新加坡商人喪失了轉口利潤，這在中共，乃含有挑撥新、馬交惡的用心。但當新總理李

註<sup>⑩</sup> 日本共同社北平電，一九七三、元、十八。

註<sup>⑪</sup>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匿名座談會紀錄，刊於一九七八、九月版。

註<sup>⑫</sup> 「馬來西亞五二三種族暴亂前因後果」、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著，一九六九、九月出版。



光耀於一九七六年訪平歸來，立即將被捕的五十名馬共份子供詞公佈，其中對中共在港機構如何指使他們在新馬進行顛覆，及支援馬共武裝叛亂，都已明白招供。此五十名馬共份子中有大馬公民身份者十名，於移送吉隆坡審訊後，也有同樣的供證。此一件事促成了馬、新兩國在保安工作上得以進一步的合作<sup>⑮</sup>，而使中共的挑撥陰謀未能得逞。

尤其重要的是，在北平受過廿三年培養的馬共主席穆沙，於返馬後自動歸誠。究其原因，顯然是由於他返回叛亂基地後，面對著馬共陣營的四分五裂，對外求援困難，對內又失去了華人的暗中支援，前途茫茫，遂不得回頭是岸<sup>⑯</sup>。此即表明了新馬華人在北平聲明放棄華人雙重國籍之後，對中共支持華人增高政治地位的諾言，已告絕望。至於彼等先前所幻想的：在聽命北平的馬共奪得政權後，必將使華人吐氣揚眉，又因越共統治下的華人首先遭殃，更不敢再作此想。這都是北平的造反夥伴馬共在社會上失去了同路人的原因。可見中共與大馬自建交以來，其在新馬的勢力反而每況愈下。

## (六) 親北平的共黨何以一蹶不振

繼大馬之後與北平建交的其他「東協」成員，有菲、泰兩國。馬可仕在實施軍法統治後，其所以急於與中共建交，主要是爲了換取北平不再指揮學生暴亂，及公然走私武器彈藥支援菲共「新人民軍」。近年來菲共一批批繳械投降，及學潮暴亂早已掩旗息鼓，都顯示北平爲遷就馬尼拉，已將其多年苦心培養的舊夥菲共前途忍痛犧牲。

泰國繼菲律賓之後與中共建交，當時的克立首相在赴北平簽署建交公報之前，曾經聲稱：爲了平衡蘇俄壓力，相信中共需要泰國的友誼，已超過以往任何時期。此即說明當時越共既已倒向莫斯科；而在永珍，中共的勢力亦已被俄越逼得搖搖欲墜。且以寮國爲了親俄泰共的基地，造成曼谷學潮湧湧，使親北平的武裝泰共無法與蘇俄在泰國的代理人一較短長。布列茲涅夫主義的「亞安體系」，更已趁勢在曼谷推銷。面對如此惡劣的情勢，北平甚至等不及曼谷廢除「反共法」，即表明對此並不介意而先行完成建交。

近年來，北平籠絡「亞西安」與它聯手反霸，乃以泰國爲優先，曼谷鑒於中共出兵攻越並在越邊陳列重兵，可以牽制侵棉越軍，不敢進侵泰邊，遂不得不歡迎中共所揚言的友好合作，並增加雙方的冠蓋往來；但實際上無時不在顧慮引虎拒狼。所以泰國除不斷要求北平切斷對泰共的支援，並達成設在雲南的泰共電台停止廣播而外，更乘勢加緊剿共。以東北及泰北爲基地的兩股泰共武裝，連年來既不斷有人自新；而泰南的共黨，在泰馬聯防會剿的重壓下，亦已一蹶不振。

註⑮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第十五卷、第十期、拙著。

註⑯ 「馬共主席投誠經緯及啓示」、本刊、第廿卷、第六期、拙著。

武裝泰共，原由中越共合夥支援而成，且以寮國爲主要支援基地。自中共與越、寮共關係惡化後，永珍對堅持聽命北平的泰共份子即下驅逐令，已迫使其轉移到緬北<sup>⑭</sup>。但因中共爲了拉攏仰光不致倒向蘇俄，不惜將其扶植的緬共武裝撤回雲南作爲交換條件；而另一股被它遺棄的緬共武裝，在獲得越寮共的支援下，已竄入薩爾溫江以東——盤據了緬泰寮滇交界的「金三角」地區。這樣一來，親北平的泰共在緬北又無立足之地<sup>⑮</sup>。

中共對東南亞政策，原以支援各國共黨武鬪奪權爲長程目標，但在越寮共由其盡力支援而奪得政權後，反而對它恩將仇報。這又迫使中共不得不拉攏此一區域的所謂「反動」政府建交反霸，及挽救其在印支唯一的殘餘勢力——棉共流亡政權於苟延殘喘之中。爲此，中共又祇得犧牲它在各該國經過長期培養的造反夥伴——降低對它們的支援。這種作法，不但是敵友不分，而且是得不償失，其結果徒然促成此一區域的自由國家日益團結強大而已。

## (七) 「東協」與北平對解決高棉問題的立場大異小同

至於中共所贏得的「東協」國家友誼，在實質上究竟如何？一般或認爲「亞西安」終難免墜入北平的反霸統戰陷阱，理由是將來棉共政權重返金邊後，中棉共又可以棉境爲口岸向東南亞自由國家輸入戰爭，屆時各國共黨必乘勢而起。故「東協」現在與北平聯手支持棉共驅除侵略越軍，正如引虎拒狼。其實「東協」領袖早已有此顧慮，所以李光耀在兩年前便向記者指陳：「亞西安」面對越軍侵棉，在某些行動上雖與北平吻合，但祇是出於偶然，因爲中共的笑臉並不能代表它已放棄侵略東南亞的野心，以致大家都不敢不處處顧慮到它的反霸陷阱<sup>⑯</sup>。

雖然「東協」竭力維護「民主高棉」政權在聯合國的席位，正巧吻合了北平的企圖，但在上年聯大閉幕後，李光耀即明白指出：如果此一政權仍然由棉共所獨佔，在下屆聯大集會時，「東協」已無能爲力。因此，他主張迅速組成以非棉人領袖爲主的高棉抗越聯合陣線，並建議以宋山或施亞努爲領導人。繼後泰國首相普瑞姆及李氏先後訪平，以及趙紫陽到泰報聘。這都表明北平已同意由宋山接替喬森潘的總理職位，以便於棉人抗越聯合陣線的組成。至於棉共三巨頭——波特、喬森潘、英薩利都願自我流放到北平<sup>⑰</sup>，更可說明「亞西安」雖與中共在前一階段聯手反霸，但到了緊要關頭，仍須設法反制北平，斷不容許其扶植的棉

註⑭ 「泰共分裂的背景與動向」、本刊、第十九卷、第二期、拙著。

註⑮ 「趙紫陽訪緬泰的背景」、《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元、廿八、第二版。

註⑯ 「當前「東協」與中共關係之評估」、本刊、第十九卷、第八期、拙著。

註⑰ 《曼谷英文郵報》、一九八一、二、一、一版。



共死灰復燃。

中棉共明知施亞努反覆無常，且有意與河內勾搭，但當他在平壤聽到宋山即將領導棉人抗越陣線，表明他願意出山時，又立即邀他到北平商談。這顯然是想藉施某的介入以脅迫使宋山降低姿態而與棉共合作。但當宋山經由泰新轉赴華府訪問，而「東協」與美國都將軍援宋山所領導的棉人武裝時，北平又迅即捨施某而軍援宋山所部，其用心則在拉住美國及其東南亞盟邦都站在它的同一立場。然而「東協」在雅加達的外長會議中，業經決定對棉人抗越陣線，不予軍援<sup>22</sup>。這對北平而言，無異澆上了一盆冷水。

中共如何迫使越軍撤出高棉問題，一再強調從戰場得不到的，斷不能期望得之於會場。這顯然是想促使「東協」棄和談而致力於長期作戰，以迫使越軍退出高棉。尤其在俄越表明拒絕參加聯合國主權的解決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之後，北平的棄和言戰，更加振振有詞<sup>23</sup>，但「亞西安」不為所動，仍致力促成此一會議的召開，除敦促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加緊進行籌備而外，且由馬印雙方與河內溝通。馬外長既明言「東協」對高棉問題，並非與河內為敵；泰國外長西迪亦稱高棉問題斷不能以軍事解決，因棉人抗越陣線所可能發展的軍力，決不可能與侵棉越軍廿萬人旗鼓相當，所以必須經由國際會議尋求恢復高棉的領土主權<sup>24</sup>，這些言談，都在對北平唱反調。

## (八) 結 論

在東南亞國家中，與中共建有邦交的共為七國，再加上棉共流亡政權。越寮共雖都是由中共哺育而成，但在奪得政權後，即倒向蘇俄而對它反噬。中共為了突破這些所謂「兄弟國家」的聯合封鎖，為了維護其仍留在印支的唯一殘餘勢力棉共政權，一方面不惜勞師糜餉進軍越北，期藉此籠絡此一地區自由國家——包括「東協」與緬甸，對抗侵棉越軍；一方面又忍痛犧牲其多年扶植的各國造反夥伴利益——將支援降低，期能換取這些自由國家的友誼。然而中共的這些作法，始終未能消除各國對它的敵意。今年三月，新加坡駐美大使在紐約州哈里曼一項討論會上，指出美國與中共任何安全上的安排，都將造成「亞西安」不安，並認為華府對武器的銷售，應以美國的長期友邦與盟國為優先<sup>25</sup>。這顯然是在代表「東協」反對美國以武器售予中共，且在為臺

註<sup>22</sup>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五、十、一版。

註<sup>23</sup> 「中共最近對高棉問題的態度」、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一、四版、胡立台撰。

註<sup>24</sup> 「法新社」巴黎電，一九八一、四、廿三。

註<sup>25</sup> 「合衆社」紐約州哈里曼電，一九八一、三、廿一。

北作不平之鳴。印尼總統蘇哈托於與美國議員訪問團談及蘇俄在太平洋增兵時，亦曾表明，他仍然認爲中共對印尼的威脅，甚於蘇俄。印（尼）新與北平沒有邦交，其言論可以不須顧忌；然而與它有邦交的大馬領袖，亦對美國記者明言：北平仍然對馬泰共黨叛亂給予支援，其改變祇是詭譎華府的戰術<sup>②</sup>，此語出於大馬領袖之口，實在值得美國及「東協」各國深思。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共近年來民窮財盡的敗象，已經畢露，外國投資人在其片面毀約下，苦不堪言。先前妄想在中國大陸大發利市的外商及其政府，都已深感失望。泰航多方爭取到的從曼谷到廣州航線，最近已自動停航，顯然是出於不堪虧累所致<sup>③</sup>。目前與中共建交的東南亞自由國家，雖想運用它以牽制俄越，但對其支持各國共黨叛亂及在東南亞伸張勢力的長程目標，無不深懷戒心，甚至充滿敵意。這更說明了北平對此一地區各國所謂的對外關係擴張，都是假象。

註<sup>②</sup> 中央社波士頓電，一九八一、四、廿六。

註<sup>③</sup>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五、六、二版。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

立法委員  
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

## 「浮漚掠影」業已出版開始發售

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委鄧公玄先生，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著有「國際論文選」、「今日之歐洲」、「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等書，鄧氏逝世後，由其夫人張近淑女士以一年餘時間，整理遺稿，完成「浮漚掠影」一書，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尚有詩稿遺墨，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全書四十餘萬言，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

25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郵資另加）

經銷處 三民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2樓）